# 西園聞見錄

#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目錄 内編

## 警省

志向

吳道晦　劉仁宅　趙孔昭
李　遷　劉光濟　陳　瓚
史朝宜　林士章　秦鳴雷
楊俊民　海　瑞　梁承學
許國方　趙　錦　王錫爵
吳　秀　鄭汝璧　吳　悌
朱　賢　吳　玉　張廷賓
尹　進　陳　鎬　陳　震
劉天民　黃　傑

忠愛

前言
余子俊

往行
常遇春　夏原吉[illegible]　王　翱[illegible]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 內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警省

前言

王達曰士君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言發於外則人以爲謗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名名數於外則求之者衆矣人以爲謗禍必及己雖曰有憂國之心無所控訴矣求之者衆怨必及身雖曰有濟物之志無所解紛矣是故君子貴晦焉謝文正公嘗書此於座右以自警省

葉子奇曰貴而忘賤災自驕生迷而不返禍因盛起貴驕敗之端也富貴衰之始也甚斬必大費過怯必多亡

解縉教學者恆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

薛瑄曰立身常在禮義中斯不爲淸議所少

又曰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若隨和之而不知其言之是非得失此修己第一失也

又曰于快意之事不可加喜喜則爲外物動矣又曰于方快意之時尤當謹蓋理勢盛衰相根快意之時乃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又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又曰處今世亦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詔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又曰程子言省躬克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便爲所累而不能舒泰也

張時徹曰人之生不幸有三而貧無祿不與焉生而𡡉節不立一不幸仕而無功德於民二不幸身死而泯滅無聞三不幸也

張時徹曰人知物之欲潔而不知身之欲潔也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

殘一箪飯捐不食此非必有傷生之害也而棄之捐之誠惡其不潔耳其于身也則不然有妖艷之汙有便嬖之汙有田宅之汙有爵祿之汙有交游之汙近之足以殺身遠之足以敗名豈直蟲鼠之爲蠹而已哉不惟不之屏也而日親以求之可不謂大惑與

又曰毀我者我以無毀勝之毀亦不甚害我者我以無害勝之害亦不甚可怒之事以不怒勝之怒亦自止可競之地以不競勝之競亦自消也

胡松曰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業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虐政殺民學術殺天下後世士君子不宜有此辜過

馬芝亭雜錄曰大怒不可與人書大喜不可許人物大怨不可發人過大好不可助人非大詐不可及人親大惠不可望人報剛毅中不可帶狠愎和易中不可帶頹靡踐履中不可帶拘泥洒脫中不可帶跌宕詼諧中不可帶玩侮達直中不可帶攻訐施予中不可帶要譽得盛名不

可久居倡義舉不可中變快心事不可屢逞得意處不可再往久居則生謗中變則無勇屢逞則召殃再往則取辱

韓邦奇曰人於靜坐時必點檢已行之事則當否可考悔心愧心生庶可補過矣

又曰主一無適存心處事之至要事至若能主一事自不得錯惟方理此事却思別事便有錯

又曰學者于此心能戒慎省察則日用之間纔使把持不定小過不及則有之至于逆天拂道損人利己之事必無矣不肯損人利己况肯損國以利己乎

又曰苟施必苟取因忿而損身者必不能取義以捨生見義而攘臂爭先者必見害而潛為自脫之計

又曰人忘富貴貧賤不足為大丈夫必忘其死生忘死生不足為大丈夫必忘名節有顧名節之意便是私心

又曰養心之法無間動靜應接推行之際即省察之必合道義而後發

無事之時預防此心勿使非念之萌然此心難割一有非念之萌卽遏之勿使遂之事爲之著便是養心之法世儒不曾留心窮理博學切問妄意忖度乃令學者閉目盤坐名曰收心如此必遺棄倫理生事如釋氏可也哀哉夫人自少至老無一時無職事焉有工夫終日靜坐一日靜坐卽一日失學是人自人學自學人與學判無相干矣哀哉

又常與楊椒山書曰心之當養無問動靜里居之日供耒耜遠服賈亦養心之時也臨政之時詰獄訟裁檄牒亦養心之時也于凡應對賓客盤桓樽俎莫非養心之時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之謂也若夫凝然正坐却除世事則佛氏之養心也吐納導引使不內耗則仙家之養心也三代之士最爲精粹秦漢及唐質美暗合下此類多禪學矣考之經史亦自有可見

韓邦靖曰人之所以自重而易退者以急于進而欲濟時也人所以重生者欲得其死所也不然苟生何爲

甘泉先生曰學者不得長進多是因循之病此病不生不死若無大故

然不待經歷寒暑而作已知其爲死症矣故白沙云爲人多病未足羞
一生無病是吾憂蓋謂此耳
崔銑曰賢士大夫始厲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由四失乎急議論則
略己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同黨則叢欺而蔽生務欲速則
開經而蠹事
又曰覺心之放卽求也知我之病卽藥也矜己之是卽非也妬人之長
卽短也
又曰勿因喜而發言勿乘快而幹事故曰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
敝勿因人敬而喜勿因人慢而怒故敬必省己之實慢必究致之由
又曰言讒發卽思默物讒接便思省非必於默與省也蓋循理則一介
所弗易也
何孟春曰小德入出乃大德之累也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點檢人小
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于虎老吏事變遂能爲人言之從來士夫以
小疵累大德者多矣孔門修身之法日愼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

又曰司馬温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寐時永具文思其義所得多矣今之君子能如司馬言何憂乎學業之不充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補之者今之君子能如范公所存何慮乎職業之不舉而春也兩不能也此仕學之所以深愧于昔人也

楊守陳求放心銘曰余歸自京師學講于□林庵甫踰旬夜夢見一叟衣冠儼肅杖而立焉或謂余曰此康節先生也遂趨而拜之因請曰敢問學道之要何先答曰求放心再拜而寤余少聞家訓已知學道嘗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自礪然性質庸愚復為舉業所累學不能進嘗游京師則又兩索交戰勝負未決故至于今齒既二十有二矣而學視少時進不能以寸蓋由心之放也方此創艾而乃夢見先哲拜聞至言豈天牖其衷神箴其病俾之奮發淬厲專心一力以猛進於學而終造於道耶乃作求放心銘揭之壁上時覽而省焉銘曰人之一心本居身

內一念妄興放而在外鷄出於塒豚出於笠人則求焉收使復入至於厥心乃任其放不知求之使獸走壙千里萬里莫知其鄉淵躍天飛何聖不狂小子蚩蚩騎走南北心與之俱主嘗作客騎曰歸止心尚四馳惟學須靜擇幽以棲慕古儒先夢見其一誨以片言箴我百疾余誓自今凡百罔好務求放心以造乎道惟心之放求即在茲雖云在矣放已隨之惟敬惟誠無間頃刻庶幾常存靡或他適將復其營萬卒聽之以守則堅以攻則勝嗟爾小子務師聖賢始是終是無食爾言

王守仁曰人于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覺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無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做個羲皇已上人

又諭俗曰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其有不我愛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其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

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里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賤之朋友鄉黨惡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或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陽明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刦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刦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瞎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也

又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去收斂得忿怒嗜慾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

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時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又嘗語門人參議歐陽瑜陽明先生曰常見自己不是此吾六字符也

又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有個軀殼的己有個眞己耳目口鼻四枝軀殼之己也所謂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才能生這性性之生理便是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眞己這個眞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眞己便無軀殼若眞爲那軀殼的己必須用著這個眞己便須常保守著這個眞己的本體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

又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蔡清曰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方寸地三字雖不見于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莫倫統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方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之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法也時習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怒必窒情必傲驕必克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

不親芟薙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凌節不
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槖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美而
大化篤實而光輝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海雨之日治
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
諺有留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于一
偏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
流光彌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
亦易以生嘉種每難于封植惡種常生于蔓延其或認枳棘爲美檟黄
稗爲良苗則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
何曰在早辨

王大中丞儀少時嘗曰君子立身必資于身者薄故係於物者輕係于
物者輕故能處芬華而不染世以爲名言

徐階曰學者尋常都解說爲己爲人然未有能眞見破者今且看世人
求名求位費盡自家心力却只成就得個傍人好聽好看至于君子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遯世不見是謂無悶雖不得市童誇羨自家卻享用子許多安樂此是誰爲己誰爲人也

都穆曰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也如食則數味放筯即空出行騶從已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爲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爲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爲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仇之罪予喜此理故欲與人共之也

顧璘嘗著二警辭以自勵其左警辭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閑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其右警辭曰好辨以招尤不若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念庵先生曰聖人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卻有深辨

自心術中料理爲聖學自時態中料理則爲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絶然皆有收斂愼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分胎不可不自察也

朱以功曰人立身于天地之間羞惡一端尤爲要緊不可不時時體驗此處放過絲毫便不成人

又曰一生學只了得個用細絲鋸的心

又曰計較之心最害道急躁之心多僨事疑忌之心易失人

鄒公守益曰世間只有兩隻船壹隻是舜壹隻是蹠出此入彼無有足踏兩船而可以安其身者也今人如稱其爲舜則踽踽遜避曰彼聖人也我焉敢當如目其爲蹠則發出大話矣既不敢當舜又不屑爲蹠是踏兩船也恐兩船之間非安身之地

又曰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惡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外物事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其不祥莫大焉故脫去凡近以遊高明乃是考亭喚醒來學求福關頭

又曰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溫以療直栗以療

寬無虐以療剛無傲以療簡具見唐虞醫藥否則好仁好信不免有蔽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乃是濂溪傳千聖延年正脈

徐學謨愛惡箴有曰愛人者之與見愛于人等喜也愛于人者已矣而愛人者猶不止其爲喜也不亦溢乎惡人者之與見惡于人等怒也見惡于人者已矣而惡人者猶不止其爲怒也不亦戾乎是故君子之處世也無滯情無留事

張位曰公恕足以孚衆志坦易足以消羣疑禮數毋減於分中喜怒無溢于法外毋偏信爲所賣毋偏向爲所欺勿恃健而過勞勿乘倦而遷就莫臨機而失好事莫狥世而務多營忿纔與徐停氣以思之慾初萌遽猛省以遏之淸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磽确以沽名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閑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淸心正直可通于神明忠信可行于蠻貊

耿定向曰俗情濃釅處淡得下俗情勞碌處閑得下俗情苦惱處放得

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超越處也譽而喜毀而慍利則兢害則撓汩汩然役于物而不悟囿于俗而不知自振我心之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欲然拂意泰然此非盛養者不能也燕居獨處汩汩然羣居類聚施施然沒會沒理繆繆然臨境上殷僨僨然志得意適揚揚然困窮拂鬱戚戚然則其所養可知矣

王錫爵譔蔡公清密箴序曰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既爲其鄉先生蔡文莊公疏請得追諡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未得其說也一日忽記爲史官時少保趙文肅先生問呼與講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稟嗜欲駕學問而行顯密不相權者先生曰何謂顯何謂密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密語未終而先生躍然曰孺子可教已當時竊自喜年少見一斑驟而得先生肯語已涉學遊世迨今二十年始大悟向者言密之麤也夫密箴言自立言自反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獨坐獨臥時以治心養氣去妄去矜爲然而寡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濟自呼小人自詈墝

嘵嘐嘐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為害也蓋蔡先生沒而其行世之書止于解經圖說為後生嚆矢乃世鮮傳其密箴而當時相與標立門戶緞辨自我之士其書洸洋可喜學者至今師宗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密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屈不若使小人媿夫媿心生於己之不勝知不勝乃可以言為己而勝者非己也少以用壯勝辨以禦納勝躁以飭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即不屬之己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言敢自勝

憲成曰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方纔利心消盡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纔名心消盡必也如孔之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如孟之所謂夭壽不貳方纔軀殼心消盡

景行格言曰事不可行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定心寡慾可以服鬼神火

于夜間思慮百端及明旦則一事不可行盖人臥則血氣橫放所思皆私意平旦清明則欲淨理還乃知所思皆妄也前人有惺惺枕頭鶻突面盆之喻

往行

李驥字尚德剡城人洪武癸酉鄉試拜給事中歷官河南知府在官暇輒閱書作爲箴銘以自勵家居雖几席必端嘗曰細事旣正則達之他務無往不正矣

古大司徒朴嘗病楊公士奇往問之入其齋門几案間獨有自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矣

林誌字□□侯官人永樂辛卯福建鄉試壬辰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人及第歷官右諭德十四五時下筆爲文章不倍義理從學王孟楊孟楊奇之爲盡底裏時數出論辨見鋒鋩以折其長老孟楊曰此非所以求益也爲字之曰尚默卽痛自克治羣居一語一笑不敢妄終身不變

魯封君仕賢都御史穆之父也嘗訓子孫曰吾每怪人老而自弛將謂

人不我校矣天下名節豈專爲少壯者設邪此其言尤警策故雖年踰中壽修飭如平時

楊公翥嘗夜夢誤入林園私食二李旣寤深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蓋慙無地而三日不餐焉

楊大司徒鼎超陞戶部右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恆自省焉嘗語人及諸子曰吾平生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

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卽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夏寅字正夫號止軒華亭人讀書數行並下善爲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身不學一可惜也此身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避席曰此名言也

賀公欽成化丙戌進士號醫閭先生與人言論侃侃白沙先生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沉深和平乃爲美耳于是乃作書室於後園徧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于壁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非弔喪問疾不出最喜教童子曰爲其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

彭惠安公韶天資粹美涵養深厚終日端坐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己待人一于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鄉里終始欲以質儉挽頹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見所知云抵家半載羣居寡學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減宿咎哉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缾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以黑豆投之始黑豆多黃豆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胡端敏公世寧爲主事自著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慢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與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

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予庶乎其有改也卒不愧其言

張文定公邦奇于歲除自作儆箴曰愼修冥冥時惟陰德矧曰有臨昬監斯赫爲天立極爲世作則庸行庸言勗哉是力矧乃祖考儉勤兢惕傳世十一歷年三百珠貫璧連罔有疵忒其在於今昭哉燕翼子孫黎民在汝培植日月逝矣頭顱漸白鼎鼎百年追悔何益命之不易永念時敎灑掃室庭經營四國審厥危微恭敬朝夕曰篤不忘庶幾昭格

景暘字伯時金陵人正德戊辰進士第二人歷官中允公初登第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爲阿者竭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恆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于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愼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將職天子近侍在古太史之列然史局不

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旋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鎬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于心能自寧乎古稱藉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慎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餂爲詭行已弗慎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卒易爲苟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慎爲兄弟妻媵妾女凌童僕輿皁里閈婚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此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粮適千里者三月聚粮言不可不豫也况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于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

顧文僖公清嘗謂人曰人看聖賢太高故畏而不敢爲然本無差異要在自立耳又言人便亨達終不可失了秀才氣味習勤事必終勸之少逸即怫然曰事畢乃逸舍而求閒祇益忙耳

王陽明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產者先生辭卻已一日先生偕董從岳王汝止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覩其風景佳勝衷默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胸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

麻城郭孝廉慶字善甫敦朴篤行人也從陽明先生遊最久既歸則以其聞諸先生者接引里中後學里中有茂才吳良吉資性視孝廉頗高明因發志鬻產爲資附孝廉舟偕往越中謁先生將抵越孝廉一夕大憤悱中夜呼吳生語曰吾夜來自省胸中尚有俗念如許如此夾雜心安能領受先生教耶拊心痛自刻責不已徐質吳生曰子時自省如何吳對曰此來一志惟求教益更何俗念孝廉訶曰汝胸中猶蟊賊窩巢多少藏匿在未能細自省察便漫謂無耳吳生曰但此志一眞便雜念自消何須防檢至此孝廉曰不然必搜滌諸雜念盡淨廓清後此志乃有樹也昕夕爭論至是既至越謁先生已各就館先生故深居簡出出應四方來學者就質有常一日值先生出孝廉趨吳以前論辯語往質

正先生時燕居樓上食饍聆吳生語已不答第目攝而指示之曰子視此盂下便能載此饍此樓下便能載此盂地又下便能載此樓人貴能下下乃大語已更目揖吳生者再竟無他語吳生退就舍孝廉問曰先生時何言吳生咽哽不能應第潸然涕數行下也孝廉後仕爲邑令以循廉著吳生年八十力學不倦屢空終身自晏如也

蔡清字虛齋福建晉江人正德三年歷官國子祭酒飭躬勵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腰金借貸于人以足用嘗即其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又嘗自箴有云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祭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蒙訓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不名也

徐文貞公云有一先輩揭千字文二句於壁而各加註焉罔談彼短之下註我亦有短靡恃己長之下註人各有長有味乎其言之也吾人皆

當書之座右

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江西副使嘗言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此而能有成者也

陳忠肅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可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吾豈常有欺于人耶不然何為有此問也

高公賁亨嘗為江西提學有白鹿洞書院十戒一曰立志卑下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為舍其良心甘自暴棄只以工文詞博記誦為能者二曰存心欺妄謂不知為己之學好為大言互相標榜粉飾容貌專務虛名者三曰侮慢聖賢謂如小衣入文廟及各祠閑坐嬉笑及將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盥櫛觀書之類四曰凌忽師友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詆毀責善不從規過則怒之類五曰聚羣嬉戲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有必節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羣聚遨遊設酒劇會戲言戲動不

惟妨廢學業抑且蕩害性情六曰獨居安肆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坐立偏頗之類七曰作無益之事謂如博奕之類至于詩文雖學之事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八曰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于聖人之道者皆是九曰好爭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通財之義若以小忿小利輒傷和氣與途人無異矣十曰無恆夫有恆者入聖之道小藝無恆且不能成况學乎在洞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變一作一輟

王司寇鏊之嘗謂人曰希聖賢之事我未之能然未嘗一日不學爲君子未嘗敢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見仕途有屈節權門者則深顰歎息曰士患不能得死所耳窮通禍福有命焉此身一失胡可復也

倪郎中宗正書室有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敖淸江問觀之何如倪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礪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益消躋蹬之憂

吉水羅公僑知台州吏治精明人莫能及常自書曰每見清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如何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如何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如何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如何又云人于一日自朝至夕不可一毫有惡念不可一息無善念人能體驗于身心則心無不存者而身無不修矣

盧寅先生嘗夜夢有寄椒于家者久矣急欲椒遂私發用之寤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張基字承祚吳人嘗舉于鄉終身不仕手書百戒懸之座右其要者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綴無益身心之文勿用無益身心之物勿涉無益身心之意勿好無益身心之遊識者以為顏氏四勿翼云又曰慾心起當以懼制之又曰敬則自見得靜中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不必于敬外別求中有求之心便非主一又曰嘗要認得他人本無忤我意思恕心自生

彭孝子寶夢道旁遺金顧而不攫其友趙州守銳曰羨心未忘耶不攫

則已安用願爲寶覺然不寧者屢日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自數之曰奈何過而不改乎書古賢聖列上坐衣冠跪拜以爲罰曰奈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昭昭之惡寶不敢有冥冥之過寶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

沈憲副霽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寢或少有未合旣睡臥不安天明卽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必不敢再失也

慎獨

前言

薛文清曰枚乘言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何孟春曰小人飾外君子慎獨飾外之事必有時而敗不然何以知其爲小人慎獨之功須無時不盡不然亦何以知其爲君子此誠之不可揜而學之貴無自欺也小人事今無論已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夜人

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康節何等風流人豪而自檢如此朱子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子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於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乎

又曰人不爲惡未有善稱爲善一不戀而惡聲隨之矣天有陰星若見若不見孛彗一出即光芒亙天矣人五臟六腑莫能自照有病而形之脈則他人能得之黃帝書帝問脾善惡可得見矣岐伯曰善有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大過病在外如鳥之啄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嗟夫古人有至德而民無得而稱焉者矣其不德或欲盡而名彰西疇老人有言曰欲爲君子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思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爲小人諺云終身爲善不足一日爲惡有餘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世人挾隱慝而謂人弗睹焉者無是理也

往行

王進德者名敏寧海人嘗與友夜讀書空舍中半夜鄰女叩門求宿甚

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拒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我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女愧謝不敢出聲遁去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床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廏馬乘之逃還洪武時以太學生拜監察御史

黃潤玉鄞縣人洪武中官僉事年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異之年十三侍父徙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愼行若此

曹鼐爲太和典史日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心竊悅之晚至館驛令招侍左右每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次日遣還家後至京會試中式廷對時忽大風起吹一紙條墜於公前上有曹鼐不可四字宛然手書如新公大驚舉下筆如有神助之者遂狀元及第想其紙書目盻之時鬼神實臨之不然何其報之神速如此也

江陰徐尚書晞始爲郡小吏有富室謀併其鄉某甲田產誣以人命甲

不勝拷掠自引服公心憐之密導甲家人訴諸憲司而下文於郡公核實爲言其寃於官而釋之甲泣謝而去歲久公跨驢詣常熟中途遇甲邀公至家公不可甲挽驢不使行時日暮而前路頗遠不得已從之甲與妻泣拜設雞黍以待公適舉杯而甲出問其故妻泣曰吾夫感公活命之仁而家貧無以報今夕邂逅願以鄙陋之資侍寢吾夫已假宿鄰家矣公大驚曰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使徐晞爲是事也速覓爾夫來則留否則雖夜必去矣婦依違未應公色愈厲起解驢欲行婦乃呼甲還公諭慰再三乃就枕達曙告去夫婦感泣

參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薦時年二十四

章宗伯懋嘗爲福建僉事歲序却桃符書于門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荼壘衛門庭蓋以明志也

陶文僖公大臨自爲諸生時內修謹嘗獨臥旅邸有少婦夜奔公公坐不動已又至又不動又比三反公乃洞開諸門自起趨避之

僉事公俞汝爲父曰寅山公少假館族人舍中鄰女薛笄而豔屬意於公數以果餌私相餉公弗應中夜奔焉公正色曰奈何爲青蠅而玷白璧汝不知魯男子乎女慙而去居常言男女失節等耳未婚而外室輕人倫不可

王庭字直夫長洲人□□□進士歷官江西參議爲諸生日初館于鄉時尚未娶主人出獨留一女在家語先生曰先生守外吾女守內吾無慮矣先生默念曰柳下惠可學乎矙主人行卽買舟歸劉遺師事先生其祖尚書公見先生僦居以千金別業延之意卽以遺先生也居無何公沒先生卽歸其家

潘松字惟喬號后齋宜興人以貢爲福州府教授少嘗讀書於外鄰女昏夜奔之先生以禮謝遣明日托他故避舍卒不以告人

鄭公鋼字德新長洲人爲人端慤言動一以禮少授徒于富家主婦窺

而爲意一日坐讀書有老嫗俯度其足問何爲曰娘子欲爲君作鞋耳鋼正色叱之卽束書歸不復登其門

馬致安其先西域人致安生中國讀聖人書用變夷俗故不忘豬犬肉訓蒙自給貧不能娶僦舊廬而獨處鄰有嫠婦暮夜叩門卽之致安曰汝爲士人妻今則未亡人矣乃不自檢如此又欲汚我潔士乎而況與汝葉砧爲友乎可速去遂堅扞其門戶婦慙而去

龔榛者上黨人館于富翁家忽孩子持女鞋爲戲棄之館榛以爲非雅掩之床頭以滅其迹一日主人臥其床見之遂疑榛之私其妾也是夜密持利刃同妾往書室獨令妾叩門曰妾羨君久矣願侍枕席榛厲聲曰吾爲此狗彘行卽人不知能逃天鑒乎况爾本良家婦何故致此不速去吾當語汝主人然主人之疑終不盡釋後偶同榛坐談孩子復持一鞋出主人遂豁然以前事吐賓主益歡

無錫老人談公緯者嘗受憲司命檢災田於松江夜宿華亭富人家富人欲浼作虛數厚款之宿之密室夜分一少艾女出其榻後緯驚叩之

女曰妾此鄉某氏某女父貸主人粟十石經二歲積利至三十石而無償因以妾代今夕奉主人戒求薦枕席綽聞之遽起求出而門扃不可啓呼主人又弗應乃諭女曰汝良家子也吾安肯汚張燈坐以待旦旣而主人啓門入意綽已納之矣詰其女以實告主人大慚服綽因謂曰所負某當代償幸以女還其家主人謝曰公長者也敢不聽命遂焚券而還之

維楊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摯友鄧載酒祖餞旣而舁一姝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蚊蚋可畏遂納此小鬟帳中同寢直抵都下至舍館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載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附便驛報告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托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求同宿恐其凍死坐于懷

至曉不爲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宿叔令其執燭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爲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慎獨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宦

支離生曰情慾之事易以溺人非養深見定而賦性本來不染者不能也秦之厚德天之厚報俾昌大其後宜矣偶記十許年前吾鄉有一新進鼎貴以寒微起家乃欲娶前輩某鄉先生翰林之女孫爲妾予聞之怫然衆亦鄙薄之然此生亦不久蚤亡矣人可不厚德哉

## 志向

### 前言

薛文清公曰挺持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懦情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汚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虛齋先生曰韓魏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念嗚呼大丈夫豈不貴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爲前輩也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立何如哉

白沙先生曰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

造物所賦于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哉浮屠氏

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

業氣節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陽明先生曰夫志氣之師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

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

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

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着一毫私欲卽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

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又曰夫久弱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

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有不能決已而外義奪焉又必有自

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

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志立而學半矣

又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

只是志到熟處

何孟春曰昔人有言逐麋之犬豈顧兎耶逐兎之犬終朝尋兎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彼其才力志識大小各有定也若逐麋而欲兎乎顧逐兎而又欲得麋未有不兩失者也

徐文貞公曰爲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又如要睡時一立起此志便自不睡放倒下去便自睡着此非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既立纔可加培溉百凡問學都是培溉底事若根不立卽培無施處耳

戒庵曰有人論士子未中時須先成家後來方可立功名余謂之曰人顧志向何如耳豈在外面立脚曾憶薛公方山應旂與余論渠同年中三人各別一是山陝之人中後觀政衣食不給冬間猶着夏衣厭苦馳逐思親歸囬終日抑鬱一夕縊死于旅館一是吳中鉅富之家歷官貪婪異常一是越中以處館爲生者極淸廉不肯苟取一文何論有家無家耶惜久而忘其姓氏也

吴一庵曰富貴功名之念不足謂之志志必在性上立起不仆乃謂之志斬才之亦看得志字差了此心既在富貴功名上則已失其本心矣又安有所謂志

往行

周文襄公忱字恂如太宗簡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俾進學其間公請與其列太宗喜曰是眞心有志者命增爲二十九人

練御史綱歸吴絕意功名葺舊業于尹山之陽爲終焉計建思庵于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于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于時當與范公並驅否則爲文公死耳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

葉公盛前堂後寢各置文正范公圖像退朝政暇拱手默對良久乃去

何文淵字巨川號鈍庵廣昌人□□戊戌進士歷官吏部尙書公幼英邁年七歲讀書過目成誦羣兒或竊瓜果以奉公却之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爲盜哉

羅一峯先生爲弟子員卽勵志聖賢之學常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周之先生謝弗受

林俊字待用號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刑部尙書公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爲之娶辭勿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

吳洪字禹疇吳江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尙書爲縣學弟子員日勤必循禮嘗與同舍生奉詔下屬司開讀旁近富人欲招致宴飲而其詞涉倨同舍生以貧故弗校公曰此非所謂嘑爾之食耶謝不往

鄒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羣經子史一過目卽不忘居龍泉庵貧無繼晷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驚拔數千言立就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計偕道出三原時尙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郡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號聖天

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北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此尊官第羨其均以妙齡擬巍科云爾公初以其爲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舉子爲增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去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文肅公少多疾九歲始就外傅讀書穎敏過人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了其大旨有問者備舉其首尾若道目前事聽者忘倦刑部尚書匡山魏公侍郎豐城丁公皆以偉器期之翰林修撰周君中規嘗至先生書齋見壁間懸新城朱文徽所寫丹鳳鳴圖中規因嘆文徽多能先生徐曰此非學者所當爲也中規異之因問所閱何書對曰陳子桱通鑑續編也曰子桱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羲軒者採怪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也中規大驚因

白其父東園公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東園諱□□字□□吏部尚書

徐溥字時用別號謙齋宜興人景泰甲戌廷試第二歷官華蓋殿大學士謚文靖公爲兒時已卓然成人羣兒在側不敢爲褻語嬉戲少長從里師遊嘗取經典法言爲一冊題曰聖賢要語藏夾袋中以自警里師疑爲玩具逼而觀之乃大驚因辭於其父漁隱先生曰吾不能爲令子師矣一日舅氏從外來稱他子弟善歌以詑公公曰歌曲能顯親揚名乎若某所願則異於是

陳璋字宗獻號省齋樂清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刑部侍郎資性聰穎書傳過目終身不忘年十八爲庠生二十當大比小試爲首乃言曰古人厚積薄發吾積之未能何發之望遂不入試而返長老咸異之以爲遠大器

曾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弘治壬戌會元改庶吉士歷官國子祭酒謚文恪爲諸生時家在東岡嘗賦詩以見志古樹岡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编主臨江漢東南會望到雲龍五百年七澤鳶魚皆理道九州兄

弟或顛連西周老鳳將雛起幾見梧桐日影圓

毛澄字憲清號白齋崑山人弘治癸丑狀元及第歷官禮部尚書諡文簡爲兒時與諸兄謁姻戚長老或贈以金錢歸卽棄之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違其意故攜歸耶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正德戊辰狀元歷官南京禮部侍郎公生敦厚穎敏特異始就傳於周尚書習小學之節邑高郎中見曰此子他日必成大人君子不特科第而已提學馬君奇之命爲弟子員時未總丱輒有志聖賢之道乃夏居矮屋衣冠危坐雖炎暑爍金不越戶限至冬月初寒則履藉麥草誦讀恆夜以繼日年十四應試臨漳貧不能假館宿新豐空舍夜夢老人自驪山而下謂曰爾力學後當魁天下旣試補廩膳生時熊李二參政聞其賢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敎辭乃遣子就學所居寺中一日聞父疾走還二參政命驛馬追送弗受父疾尋愈乃居雲槐精舍熊李二生及多士皆來就學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諡文成封新建伯學者稱爲陽明先生爲兒時

嘗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龍山公聞而嘆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年十五出遊居庸三關卽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蚤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金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初先生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師謂衆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卽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踰冠舉試其經術藝文益大進而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使治前威寧王越塋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寶劍旣塋而其子出以威寧伯所佩劍爲謝則宛然若覿矣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先生爲策得八事上之其言皆剴切報聞

霍韜字渭先號凡崖更曰渭涯南海人正德甲戌會元嘉靖元年授兵

部主事丙戌陞詹事兼侍讀學士歷官禮部尚書諡文敏有異質年十九始就小學即大揭居處恭三字坐立相對出則翼然目不旁觀衆識爲遠大器

王暐字克明號克齋句容人正德丁丑進士初授吉安府推官歷官戶部尚書其家素貧贈公拮据朝夕弗贍常嘆曰安得吾兒有代勞者公聞之竦然獨念諸弟稚無可擔負乃釋書史代贈公經營什一暇則手一編不置時或臨水顧其影嘆曰天生予而使之久居人下耶見者以此覘其遠到邑踐更役贈公例當解藥材于京師公請代行比至會校士南京同邸一孝廉試出錄其文示公公笑曰吾力能辦此榜開孝廉得雋公復笑曰進士非異人任遂識于都門曰不會試不入此門其勵志如此歸乃獨居一樓數下帷發憤謝絕一切陳夫人朝夕饋食置樓外即返公徐自取食不親授也每讀至午夜聲猶琅琅鷄鳴復起誦如初就試有司輒冠多士督學龍山張公慎最許可得公卷大器之已舉正德丙子鄉薦計偕至都門昔所題識宛然是年聯登進士第

陳堯字敬甫南通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始在外傳曰誦千言髫而舉里塾中就州試高通州鶚得公喜飯公郡齋朕莅授公尚書立盡二三策無所失高入語閫內遣蒼頭召見之蒼頭辟呵語公入見夫人第叩頭謝公艴然怒叱蒼頭高聞而愈益壯公頃之督學使者行縣覆試公大奇之會臚列諸生以次進使者置公坐側則以首卷授公既而目公問何如公不對使者覵然笑曰此不足汝耶退語人孺子難下人

余文敏公有丁爲諸生時持父喪歸自崑山輒行營高敞地旁可樹松檟萬株列古像竪穹碑爲神道者人莫之信也於是塋同塋而自稱同麓子以以志思云第後四歲乃請告歸塋母畢窀穸之事郡中人遠近來觀咸嘖嘖嘆曰公固非大言

陳陛字晉甫號龍白餘姚人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侍郎諡文僖公嘗送從兄參政紫巖癸未會試而公在髫年紫巖偶問之汝他日做好官公應曰好官不如好人也衆咸異之

戚賢字秀夫號南玄全椒人其高祖通爲人雄桀修幹長髯冉累資嘉施弱冠役京師道遇達官貴人輿馬赫奕屏足嘆曰嗟乎吾以七尺役於人安得見吾子孫若是灑吾辱乎而妻鄒病難子聞水灣石經歷有女賢未聘而其家故業儒意得子必且傳其業也媒納之生敏則敏剛敏剛生永宮號思庵思庵生二子華與璊皆世農不習儒道至是年且九十二矣垂絕拊髀曰天乎吾家竟不得達官貴人乃靳一儒家兒耶因欷歔卒比葬有獻衣道人指其壙謂思菴曰葬此十年貴人生且易汝衣惜不令此老見之至期思菴夜夢天門頓開一兒從中躍下寤裳走既覺而君生弘治壬子八月某日也思菴先後所生四子人農自食獨君力弱不任耕而穎拔多慧嘗從家人聞通垂絕語輒憤憤誓必誦讀爲儒生思菴性不好書數數令負重苦楚之卽數數丐免不聽母劉不能忍日夜相持哭隣翁聞而食之卽走隣翁所誦讀是時全椒少文墨吏縣中聞有少年多識字將逮爲佐書吏君匿不見令督學御史行縣乃自外潛歸請於思菴曰某願爲秀才奈何縣以佐書迫我不就佐書

思菴感其言任其所爲不之禁君始出就試御史以爲才遂補縣學附學生明年爲正德壬申補增廣生君旣刻厲誦讀家貧不能給朝夕久之得血疾未幾母劉卒益不勝痛病臥者數年比疾愈年二十有九始婚於印氏是爲印孺人嘉靖壬午江南北大饑縣奉檄給粥病者例擇有行誼生二人督其事旁縣聞君名爭相屬遂攝數縣處分有法活者甚衆又明年得陽明先生論著讀書之心忽開發文思坌湧乙酉舉南畿鄉試丙戌會試禮部三原馬公李賞其文遂第進士初授歸安令歷官刑科都給事中

學正魏齡潮州人初至京嘗侍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部中見羣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有出產不聞一人問施政教方略爲言者士習皆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甚喜謂彭文憲時曰新學正能言諸人所不能言有志之士也因誦其語云云後力薦于吏部中

朱鴻謨字文甫號鑑唐青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爲諸生日鄒公善督學東魯得公卷心奇之夜夢虎吐明珠在廷光輝灼天不

知所謂心疑必得佳士開卷得公又姓朱大喜公初名鴻基遂爲更定
今名挈公入𡨋齋朝夕討論學大進已已遇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後
問故公曰謨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榮名公益器之
李日章字尚剛□□人□□□進士歷官山東副使每飲酒酣輒歌
李太白所爲梁父吟將進酒諸篇慷慨言曰士君子必有空宇宙超今
古之度然後能不動於物以大有爲于時有如登百丈之樓凭欄而望
東海攬三山於几席納百川于盃盂斯其爲度也幾矣因自號海樓

寡欲

前言

方正學曰寒郎乎燠暑郎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
爲身之殃噫嗜欲之毒甚於劍芒人惟寒暑之愼而不於此之妨何耶
薛文清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
樂余不知何樂也惟清心寡欲則氣平體樂可知矣
又曰養得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有欲則邪得而入之無欲則邪

無自而入且無欲則所行自簡又覺胸中寬平快樂靜中有無限妙理

陽明先生曰學者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脫洒何等簡暢

陸文裕公曰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自高惟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爲鑑戒也

楊文懿公守陳懸畫解曰鏡川子官京師有遺之畫裝而懸諸款賓之所或曰是畫妍耶可懸於此其不貽貴豪之哂哉鏡川子曰是亦畫也奚爲其不可子必欲黃筌之花蕭悅之竹關李之山水吳道子顧長康之人物薛稷之鶴曹霸之馬張僧繇之龍然後可耶充是類也琴必清角然後可鼓劍必湛盧干將然後可佩戲必魚龍曼延之技然後可玩謳必韓娥然後可聆色必南威西施然後可薦諸寢是雖窮貴極富者有未易能而獨吾哉吾室宇卑陋器用鄙樸衣粗而食菲擁腫之輿居

鞅掌之為使無一妍者而獨哂是畫耶且物無定妍人有交哂布帛之衣遠慚乎錦綉而視之卉服文身則甚美丹漆之四迴超于陶瓦而廁之玉敦球盤則煩陋珊瑚高二尺者王愷之所珍而石崇之所賤也故乞人固受誚於寒門中家亦見嗤于豪右是則物之妍醜果無定在人之交哂其曷有已孰能備極其物之妍而盡免乎人之哂哉抑不知世有大妍之至與可哂之甚者夫人定性而蹈之斯為道蹈道而得之斯為德德極其盛則心廣而體胖面悴而背盎百行協乎中萬事處之當窮而和家睦其鄉達而正邦康天下惠澤與雨露齊渥聲光與日月等曜茲非大妍之至者乎人不務此而惟求妍物之無厭則望于壟斷乞于墦間粟帛豐而營球玉青紫遂而徼壽圭蹠蹻之心而工兜之行生負其辜死遺其臭不亦可哂之甚乎有能異彼而惟令德之求或慎於大而忽于小或勤於始而懈于終則瑜不掩瑕秀不及實猶有可哂者是故君子任物不求其妍而務德必求其至也宮取便居不必壯麗器取適用不必珍奇茹糲可飽不必玉粒雕胡醫醨可醉不必瑤漿密勺

雞豕可耳不必臑熊蹯膔鸞臂臛豢豹之胎擊甕叩缶不必韶虞乘駕策蹇不必騊駼一皆隨分而安耳其於德也則察理必精若炯鑑之照秋毫克己必盡若洪爐之化點雪孝不如帝堯不已也忠不如公旦不止也會百川于一海之水加簣土於九仞之山由曲誠而臻變化自善信而底聖神夫如是則天下仰之作標準萬世傳之爲楷模無不嘆美稱頌之矣而安有哂之者哉夫德與物莫能兼務聖與愚不可同列務德之至者聖務物之至者愚吾其知所擇矣不務妍其德而務物之妍避庸衆一時之哂而貽聖賢千古之誚此愚之所兢惕而不敢者也畫云乎哉默而去予乃以對客問者書于畫之上方

陸公平泉曰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玩珍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着清淨中貪癡

徐文貞公曰常見朋友欲却病者求醫藥習修練費盡心力卒無所補不知聖賢原自傳得有個妙方孟子所謂寡慾是也凡人疾病那一件不由縱慾得來若能寡慾病豈有不去易頤卦之義亦如此

王世貞曰易頤之象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夫機不易發則寡忤矣氣不易泄則神全矣抑亦養身也夫寡嗜可以澹志也鮮求可以完節也養德亦爾

往行

韓忠定公文年五十時喪其闔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幷納妾爲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爲哉卒獨處惟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寒命小孫温足教其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貴自奉甚薄其心寡欲如此

懲忿

前言

王達曰君子立身其要在乎懲忿窒慾忿於火不遏則燎于原矣慾如水不遏則降洞滔天矣何家國之不廢何災禍之不到哉惟其懲故心清而志安惟其窒故氣暢而神安

方孝儒懲忿箴云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與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爲益忤我何傷適見其

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辱輕忿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慕在實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爲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薛文清公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又懲忿箴曰在損著象懲忿有數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是爲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旣有乖生亦受賊速禍召尤變故匪測我思我心本自湛如云胡震撼弗克寧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權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苗剪事我天君天君旣安百職從令怒或當然因感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留雖曰顏樂亦以是求

陳白沙與伍光宇曰心寓於形而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痛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亦不知歸在罪其心者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爭至於忿斯其爭之至而氣爲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饑飽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

弗謹實吾自爲之不可不知也老兄於此一項罪過全未肯認全未磨洗縱疾痛不積於此氣象所關尤非細故林緝熙所謂怡怡之說殆亦忠告之言

毛介川曰陳白沙言七情之發惟怒爲甚當怒火然以忍水制蓋懲忿之說也要之涵養靜深者所謂上善若水自無此病更不消忍字亦不

消言制字

劉仕義曰怒固人情之所不能無然亦不可有顏子不遷怒可謂得之若有所忿懥者爲害大矣寶鑑云愚獨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在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孔昊詩曰怒氣劇炎火焚和徒自傷觸來弗與競事過心清涼又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華嚴經云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若因訕謗起怨尤何表無生慈忍力寒山詩云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對却是德便宜擬寒山詩云嗔火焚和氣令人相貌惡修羅纔

是前菩提都走却養就三毒軀恣爲五慾樂智者善思惟早服慈悲藥
誦此數言可以戒矣

往行

巡撫周文襄公忱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冕叱皂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問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入見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爲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

劉文肅公忠在翰林卽修勵行檢時國家無事翰林程李輩有文學好交遊有聲譽公獨卷斂沉默寡交遊一介不苟得公言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盡以是克己最難蓋粗暴之氣不惟損德召尤其損身尤甚予平生被此字害最多因書公言爲師訓

舒國裳端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常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卽相告蓋乾乾惕若其眞積深矣嘗謝恩馳入吏堂屬嘖有煩言先生將奏其

作威友人謂曰曾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公謝曰子督過是也即焚其草

習靜

前言

白沙先生曰伊川先生每見靜坐便嘆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二先生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自學者須自量度如何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著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症之藥也

有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陽明先生曰心嘗有內外即如今再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放弱也

劉仕義曰今之人厭塵世人紛譁每每逸居岑寂入山惟恐不深避世惟恐不遠此非也內境若靜外境皆宜陸象山所謂茶房酒肆盡是道場運水搬柴無非佛性者誠非我誣矣苟心中自亂觸處皆非何能有寧寂時也昔有人避囂僧寺中者猶厭須菩提之時接於耳也乃結茅深山以居既而復苦鳥聲喧闐買舟江湖問隱於漁焉一日風浪大作驚且懼曰吾以求靜至此乃爲此不情之物送吾性命而與魚鱉伍哉顧床頭有酒引滿痛嚼沉醉而寐夢居一華軒中閑吟闊步嘆曰吾今日纖塵不染於胸中可謂羲皇以上人矣既覺仍見舟出沒翻疊於波濤中忽大悟曰心靜則萬境皆靜心錯則萬境皆錯吾何爲乎於此哉遂棄舟而歸此可以爲好靜者之戒矣

楊龜山詩曰虛庭幽草翠相環默坐頹然草色間玩意詩書千古近放懷天地一身閑疎窗風息聊欹枕永巷人稀獨掩關誰信紅塵隨處靜不論城郭與青山於戲龜山得之矣

又曰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僊方

覺睡方潛玩此詩可謂得睡之趣者予曾邂逅一有道之士謂人之睡也耳目無交情欲俱寂斯時也以理言之乃先天渾淪之體以氣言之即洪濛未闢之初想其景象玩其意趣至矣哉大凡逆意之來當與陶彭澤接其言議既已浹洽矣乃假托於莊周寄此身於清虛湛一之境久之醉者醒夢者覺天地不知其上下宇宙不知其寥廓而凡可憂可惕可悲可怒之事蟠結於胸中者將脫然若遺不足以干吾之太和病吾之靈府也謂此方傳自邵康節淵源於陳希夷先生云復丁寧之再謂不得其人甚無輕授也近復邂逅一方外之士謂人心一有所事便寢不能寐甚至有通宵不能成寐者宜歛枕縮足以衾上覆惟存想一虛字蓋心以爲體得其體便酣然寐矣此法更爲簡捷云

改過

前言

薛文清公改過箴曰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纖失曷從降自衆人人有舛駁自心及身辠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希之之要改過

爲先知思之邪知事之失既炳其然必去其亟過去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藐予小子仰賴先業氣質庸愚過兼謹白亦云有覺厥治不剛頻復厲矣徒發赧惶恐遂頑然將不省懔天畀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訟以箴風雷宜法大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之功勿替終始

李西涯悔箴曰病以醫戒行以悳徽嗟此之人孰可與戒戒則必持懲則必作有狂而聖或其可學

崔公銑晦齋銘曰乘風則矜逐物則移女行方迷謂女自知惟誠女藥惟聖女師女不進德不死胡爲也

崔公銑曰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

韓公邦奇曰人於不得意處自銷沮當審其是非己果是也固當坦然縱是差失只當速改亦不必過於悔愧徒銷沮無益

陽明先生曰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

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即非所以爲聖矣

涇野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其求己也惰悔銳悔歇悔泄遺悔欺悔褻悔迂悔治悔漫漫爾悔執執爾悔粥粥爾悔束束爾悔自是悔自畫悔其處人也亢悔軟悔慢悔諛悔矜悔譎悔可詒也悔隨悔忮悔求悔觸觸爾悔訐誣乎人悔狎侮乎人悔毀悔譽悔其求權也重悔輕悔高悔卑悔隱悔露悔進悔退悔同悔異悔旣過而悔悔無悔者吉不悔者凶數悔者憂懼悔者吝更悔者勇滯悔者懦吝悔者凶憂勇近吉憂存明勇存明敬存心乎志

徐文貞公曰爲學先要能改過如平時放蕩便須改就拘檢平時怠惰便須改就勤勵過而能改乃能進善譬如人身先去疾病纔長得精神不然雖有肥甘裘帛之奉終無救羸瘠也

朱以功曰人只未能眞見己過若眞見之不改必不能安如舊時看書

曾差句讀後見之惟恐正之不速豈容任其差而不改耶是以知眞能知過者之難也又曰人之教我改過是欲生過我一般我之教人改過是欲生過人一般此何等心腸須要各自領受方不負相生之意又曰勸人改過遷善分明欲生過他一般非至誠懇到如何貫通得人

正大

前言

楊士奇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者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

薛瑄曰余於坐位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

又書諸葛武侯出師表後曰嘗謂義利二者不能並立古之君子能建大功立大業垂大名教於萬世者未嘗不重義而輕利也如諸葛武侯自昭烈枉顧卽以身許馳驅其所以勞心焦思謨畫規圖者曷嘗頃刻而不討賊與漢爲義哉至其爲子孫衣食之計者不過成都之桑八百

桑薄田十五頃而已外此則別無絲毫取於人而益其家也其重義輕
利如此故能嘘炎光於已燼之日續漢統於旣絶之秋雖弗克遂其攘
除姦宄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之志而大義固已伸於天下宜其偉烈洪
名垂諸萬世而不泯也切怪後之君子建功立業者莫不慨然以古人
自期然其爲義之公或有不勝其計利之私故其正大光明之業有不
及古人遠矣愚因讀武侯出師表有感而書此於其後云

張懿簡公膺曰處事不忠不明特患不公耳公則何事不可爲耶

林俊曰我輩皆正則羣小自帖是謂不威之威不然燎原之星灰固在
也世事之責非執事諸大老而誰責耶

韓邦奇曰人來請謁者由威福作於己也若隨物應之則請謁自不至
矣有人居官終身而人無一字相通者是其驗也

又曰善人當好也過於厚非平也惡人當惡也過於法非平也平者有
權之道焉

朱以功曰有鏡照之改相偶出以示磨工工曰心之𢿱𢿱者欺也詰之

則曰中心不平予深有取焉心不平之謂欺不平則是非愛憎皆錯學者當知反鑑矣

又曰人之爲人也寧使人可議必不可使人可疑

耿定向曰古君子之仕也不擇利便不避險難不騖聲名不枉徑竇循理奉職行法俟命而已乃輓近顧謬不然士人豔慕清華競務巧宦上者矯然樹頰信眉揉情飾節欲以釣奇而顯爲名高下者卑卑姘婀阿麗習爲韋脂藤蘿又其哀也納賄通直如市賈然曾不爲耻及國家卒有緩急則如竊鼠驚豚縮穴逸坦矣然如是而卒倖如志者十五敗者亦十五若遵古之道而困厄以老者故甚衆世懲遵道者之困厄而慕彼之成不虞其敗也則率以爲宦術嗟夫嗟夫彼務巧宦而敗者無論即倖成者所喪滋多守道而困厄故自有不損者在未嘗不蹟崇膴以榮名終矣奈何不法此而慕彼也

李古壤曰予往提學蜀中恆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鑑自比而物形莫遁姸醜自分亦必詢訪於前方能如此自謂黜退者庶幾不

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輕重决責懲戒俾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點未盡者自分寧失於寛葢世無全材有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者奈何小人猶有不足者妄加是非大抵去人之罰不能無怨故也以此觀之當官無謗者甚難雖曰所行無愧于心而情不能無慍也第於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其山川鬼神莫不鑒臨向使稍涉於私何以自解及覲冥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惱不知其何如也

于愼行曰文潞公一代賢相乃造間金奇錦以通宮掖爲唐介所劾史謂事之有無終莫能辨則亦不敢信其無也宋時名公大卿皆以聖賢豪杰自處文公在君子之列乃有此舉動亦可惜矣君子行道於時未嘗無用世之志然必自置其身於正大潔清之地使出處進退純然出於禮義而後可以行其志未有渙涊委曲以赴功名之會而可以稱賢者孟子枉尺直尋之喻鑽穴踰牆之言可以爲千古士人之龜鏡矣乃有高談性命而以交結爲作用者豈以潞公之事世無得而議耶

于愼行與丘尚書檘書曰生行盪竽詞林閱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

覩其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與其陰積深釁結怨於上下者皆眞能窺其大概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訟其功而不敢舉其過至於今日旣敗舉朝皆索其罪而不敢舉其功皆非其情實也而連日廷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甚有惜之者至於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國體人莫不傳誦欣服以爲義舉然主人憤結之日久矣又有積怨於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功過卒難辨別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今上之所爲籍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藏而欲求多於外一則考分宜之故事而欲合符於前故志在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誠如二氏卽籍而正法不已晚耶然以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璫所取者皆中貴之積也內中大小監局號爲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卽納金於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予者不以爲賄以爲例也受者不以爲貪以爲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資鉅萬者不知其數邇年以來其人率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告

保保卽遣其名下內臣爲之護喪侍藥至則扃其堂室逐其弟姪禁其飲啖坐而待其斃一舉而盡獻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何可資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比之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分宜之事又不同矣何也分宜父子日以鬻官爲事如列肆市門交手相易萬貨畢萃衆賈俱陳積蓄鉅萬固其所耳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寔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故其交深密戚則有賂賂大則不敢債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賂庶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賂外望則不敢此其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爲誇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通關竊借者不過范登馬昕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居或以其間隙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其人亦有限矣此九卿疏中所謂不及世蕃十分之一者也夫以所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其積憤結怨乃十倍於兩人者可謂寒心也乃執比而取盈不甚難耶况其席藁二年豫爲道地卽有所藏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上命從而根究株連全楚

公私重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使者胡以處之生行以為臺省今疏本不可少業已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而往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人諷同差中貴置馮璫勿談而以分宜江陵不同之狀為中貴熟數之使其辭行面諉豫悟上心庶至彼中易於區處有報命也不然者其說長矣然皆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纍然諸子皆俛僂書生不涉世事藉沒之後一簪不得著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此行道所為酸楚而士類傷心者也望于事竣罪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存其血食或為之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為之私諭有司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至為欒郤之族而死者不至為若敖之鬼亦朝廷帷蓋之仁也生行叨塵館局嘗受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過知己竊不勝愧悚自屏于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過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為今日附阿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至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辭以酬許私衷心又愧之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冀有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上存聖

朝之恩厚而下以為使節之光也
孫鑛曰五臺陸太宰生平多物議長安道上不避閣老一事最得大臣之體本朝既不設丞相則閣老不過論思獻納之官耳雖操相權非居相位安得藉口禮絕百僚而俾寵卿以下皆伏匿也甚至以師保而避少詹以座主而避門生此何禮也可令衆庶見乎愚謂公卿大夫相遇于途會典自有定規閣老亦如是斯體統正而諂媚之陋習革矣

往行

宋濂為學士日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黃福字如錫昌邑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項城主簿歷官戶部尚書嘗以少保參贊南京守備時常坐李隆之側大學士楊士奇寄聲曰豈有孤卿而傍坐乎福曰然豈有少保而贊守備乎卒不變然隆待福甚恭

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士奇南還祭掃先塋至南京福臥病不出士奇即往見之福驚曰公輔幼主不可一日離左右何爲遠出至此士奇服其言死之日贈謚不及士論惜之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福持正不阿卓然自立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默然

袁伯儀沅陵人博學有才識永樂鄉薦以道德自重拜監察御史廉慎克振風紀時中貴人與當路不協欲中傷之先使人謂伯儀曰若能爲我劾去此人當有美除伯儀曰害良善以取美官君不爲也吾爲御史可聽刑人言乎遂上疏論之後以病乞歸卒

玭公楚侗曰國家張官置吏凡以安民也吾儕誦詩讀書師法孔孟將以究安民之術也一旦躋膴仕或進據郡縣之上或退居閭左之間惟悅收民者之曲意狥我骫法庇我而于斯民之瘼若蔑聞者則上負國家自負所學亦甚矣

彭慎菴先生爲南雄教授時雲南鄉試聘爲考官驛舟抵界有稱臨安府生求見贄以黃金先生笑而却之三日復尾其後公遂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及至滇鎮撫諸公禮待甚厚凡場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督昂二公以考官多私是科因各使人偵之獨先生嚴不敢犯故耳

倪謙字克讓號靜存上元人正統己未及第第三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天順初累遷至學士簡侍憲廟于春宮日進講讀多所啓沃己卯主考順天鄉試斥黜權憲之子遂誣搆以罪論成開平在謫四年悠然以詩書自娛邊人愛慕如奉所親士子及門受經者多造就至今科第不乏實有功焉憲廟踐祚詔舊職尋與其子編修岳同日奉命入史局纂修英廟實錄時以爲榮

陳恭愍巡按江西御史務持大體布按長貳有過爲卑詔者公曰有憲綱在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司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嘗董學政于南圻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避權

倖者耶何可犯也御史大夫韓公雍時居喪吳中戒其下悉屏儀衛去之曰陳御史至矣

葉公盛曰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爲一志爲國而性稍偏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謂中貴銜之中貴乃悼惜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子曩在宣府中貴栢玉酒間輒追念侍郎劉公璉以爲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干之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兩事頗相類鄭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夫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布政張文昌時爲斷事道之甚詳

周廉憲公鑑字孔明由會魁進士選授御史公少受經於安成所友交皆名士嗣爲御史按江西會監鄉試所交各士多中式者時執政吉州陳公某其子怙勢多不法虐其里人公出都門時陳曲意浼公爲庇公按部至吉州訊諸士民盡得其狀竟繩以法不少貸陳銜之而舉諸不舉者承其意奏公狥私嗣會試事竣奏中所指者多成進士而彭華者

且掄大魁朝紳益藉藉嘆公得士陳無以中第飄銓司出之爲滇南憲副

劉文恭立朝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少變一日在家中作祀事忽外傳云閣老使人來言有保薦矣先生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事蓋先生與高公穀最厚高初以有寄旨即應入謝欲先知之耳蓋出無心而先生云云則其爲人可知也

景王即位楊翥以郕府長史來朝主劉鉉家時翥以舊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景王以授太監宋某曰候有缺言之會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問何許人曰蘇人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乎盛曰劉學士古板人也宋某曰上亦知之且將大用之矣盛退以告鉉且邀與同見鉉訝之曰必翥之言也主於我而害我如此耶卒不往

景泰改元魏文靖至京閣老陳循公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曰君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不悅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

洗馬柯潛景泰六年奉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謁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令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

景泰間北伐南征軍務旁午于肅愍時爲大司馬一日而平章者數端皆凜凜關國家休戚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分乃罷事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腔血竟洒何地公敏達端毅不以機械疑人總兵石亨楊俊郭登范廣衛穎王禎張軏任禮楊洪毛忠顧興祖皆頡頏僚寀一不稱旨即請勅切責或明正典刑王采以公薦起參政都御史守貴州一爲李匡所糾即請罷斥公爲諸生時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公在庠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抑供事者書辦耶孫下席迎上至謝過遂與定交公居大位薦孫爲知己

陳儼字時莊廬陵人景泰甲戌進士成化十四年巡撫貴州仲子最從軍有功抑弗報主將請遣之奏捷亦不聽在邊鎮四年不以家隨居常泊如也

天順元年內閣徐李被黜石亨語人曰我欲薦彭時入閣但未與接議

耳人勸時一往見之時對曰素不慣枉見人有相愛者曰今人持重賂求見不可得爾徒手一見何傷時對曰承厚愛實不能往且予本無他望見人求拔雖進亦可恥也竟不往無幾時有入閣之命

王公翶字九皋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二甲第一改庶吉士原官吏部尚書以忠淸爲英皇所任信成化二年上詔營其第于鹽山有司承媚於外多列屋若干公悉拆去之曰非詔旨也每退朝於公卿前孑然獨立不與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尚書崔公爲兵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公在吏部門無請托太平侯時與上蹴戲自意可以開請會朝退從後徐呼公公問爲誰侯以名自通卽以事啓公不顧厲聲曰不諳事侯惶恐而退仲孫以廕入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尚可登第吾豈忍蔽之顧汝學尚未成萬一誤中選則防一寒士矣且汝已有階可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公之夫人爲其從子請官舉觴跪進公大怒起手擊夫人于地卽出僅使人慰之事卒不行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壻固不遣恚而語女曰

而翁長銓還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還我如振落葉耳故恁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復大怒取案上器擊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數旬乃還第壻竟不調公餘退宿朝房非朔望月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托婉而拒之忘情恩仇嘗曰吏部豈報恩仇地耶以疾致仕卒年八十四諡忠肅

李公賢字原德鄧州人楊文貞每以不識公爲歎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邀公往見公不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之也英廟實錄稿初成總裁諸先生揭公會議擇數老成者檢閱校正之與者皆以朱筆點其名時劉主靜先生獨先指程編修敏政名以希合公公不允既而主靜又謂此編修年雖少其實聰明公勉從點之主靜退公謂左右曰君子愛人以德何必爾也遽命刮去點乃出示衆

周公經字伯常陽曲人故莊懿公瑄之子天順四年進士歷官禮部尚書諡文端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講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

禮部

金公幼孜遘疾屬纊子姓有千澤者正色斥之曰君子所恥正襟危坐而卒

柴公車經略陝西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爲公亦惡同事燕樂忽大計遂斷酒肉以澹泊自處凡燕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必據理守正

薛公瑄授廣東道監察御史時三楊當國令人屢招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及入閣懇以疾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曰如卽不留我爲啓上請勅書爲家塾以訓子且以資其養何如先生曰昔魯齋先生世祖賜勅書以教人魯齋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于洛中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其此意耳王振之專政也時公尚爲御史振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官者乎三楊以薛瑄對乃召

爲大理寺少卿瑄初至京居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値語其僕曰若主之擢王太監力也朝罷可即詣謝明日朝退又使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薛少卿安在三楊爲謝且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瑄厚令轉語之賢往道三楊意曰瑄厚德亦惟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先拜先生獨立振自是銜之公初自大理入內閣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時也先生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便殿上服短衣小帽公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振使僕致餽於公公固却之僕曰公何睽與諸方面以千金求通於吾公不得其階君反却其餽耶禍將立至至危君矣僕歸跪對振曰大權在我不厚鄉人以美官而乃餽酒肉彼却之固當已遷大理少卿又餽又却之亦不往來未幾得罪公又嘗爲南京大理寺卿時守備中官原成無敢與之抗禮者惟公至以賓主分之又中官中金英出差而還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人惟薛卿耳

張莊簡悅提督浙江學政始以糊口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
我諸所請托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公嘗謂人曰古之
賢聖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每
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
陸文裕儼山深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其子學讀書
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即行文黜退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
寧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汚學校堅意不從
楊文懿公守陳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
其賢欲授之者使所親喻意公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
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及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謁則
衹書侍生由中道以入所知或規之曰今時謁府縣上司率用治生盡
姑從俗乎公曰朝廷侍從之官彼惡得而治之夫名不可苟也故其稱
也迄今不改時陸司寇卒有御史行部而不弔者公欲警之於其來謁
令閽人辭曰適弔陸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迓御史旋復詣陸公令

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

壽寧侯與王公鏊有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常恥之乃今自附壽寧耶

陶公介琰舉進士京城多風塵人多以靑繒蔽面陶公以爲類婦人獨不用素不信鬼所至淫詞盡燬之

淸溪倪公岳爲禮部尙書值郊天故事禮部尙書與光祿鴻臚導引光祿鴻臚官習儀以雖名引導恆側身顧上明不敢背也公素不習不知而儀狀豐偉整肅直行不顧祀畢還宮上私語曰倪岳目中不復有朕何倨也左右傳以語公公懼遂詿門籍不朝者三日上數顧班行退而語左右曰倪尙書連日不朝得無以引導之故有介于中者朕不以此寘懷可令之卽出朝參事如故及秋祀近公私計曰祀禮日至改則章前之慢也不改則是遂非也皆非臣子之所爲也乃謀於內閣欲改南都以避罪內閣聽之推改南吏部尙書本累日不下司禮內侍以請上曰大卿轉補故有自南而北者矣未有自北而南者也是以難之內侍

以語公公復求內閣通旨曰岳故南都人祖宗墳墓與親戚子姪在焉久祿于京誠欲歸一省視以伸至情非輕違天顏也上沉思久之曰無已則量進一階庶于事體爲宜乃加太子少保以往久之吏部缺尚書推代者數四而不允內侍請曰銓曹重地不可久虛如以諸人爲未可者須微示之意使得便於推舉上曰有一堪任者恐遠難至耳左右曰上如用之則星馳而來何言遠乎上曰倪岳硬諍此其人也乃卒用焉公至則獨持風裁侃侃不阿時有小京堂闕科詣之曰此當屬科道詣之曰此當屬道公皆謝却之曰皇上不以岳爲不肖使備員冢司如有不公法聽諸君舉奏不敢怨恨夫官爵者朝廷之柄所以命有德也岳不得而自專諸君亦不得而請寄繼自今勿復以此相聞矣由是終公在部科道不復爭闕仕路稱肅清焉時公假錦衣官之宅以居後償以直不受云有鹽在淮乞一書與張友則已矣乃都御史張敷華也公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官所當奉承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人也倪大悔沮

張公寧字靖之海鹽人憲廟時太監覃苞重公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諸公咸勸公行卒不往他日以事會語一不及前事覃甚銜之

陳尚書壽巡撫延綏時同事者諷公註弟子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公曰吾子弟不諳弓馬竟不許識者多之

莊公昶字孔陽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不奉詔作鰲山詩上疏責難杖之謫判桂陽尋入爲南京行人副久之以二難去不復起王巡撫公恕訪之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廬却之居定山垂三十年累薦不起學士瓊山丘公濬疾之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自昶始也如吾當國必不容之及一入閣薦者又累至有旨取用先生曰此其時矣況出特旨非尋常部檄者比其可不行大學士徐公溥語邵二泉寶曰當復翰林乃愜公論共語李學士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君宜注意及赴吏部三揖不跪曰第令不失己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當官此遂遷南驗封郎中到任二月得中瘋疾還延野寺明年丙辰十月告歸定山丘公亦卒又明

年邁考察例南冢宰清谿倪公岳以老疾罷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

洪遠字克毅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初授莆田知縣前尹多苦勢家所托公于聽事後置鼓客來坐未定連擊鼓者三羣吏鴈行進立侍即有請托者屏息不得出一語去

姚文灝字秀夫貴溪人成化甲辰進士湖廣提學僉事自謂所能者三毀譽不入請托不行賄賂不通而已常過洞庭舟幾危端坐不動風止泊舟登岳陽樓題云來時行李蕭然去時行李蕭然岳陽樓下經過此心無愧蒼天文灝初拜督學尚書劉大夏曰僕子祖修為諸生性慵懶乞答之文灝視其文不得答特呼答焉竟不與入試祖修至鄂再乞試文灝復答之御史某檄召祖修灝不允久之御史怒灝亦不動尋卒于官貧不能殮僚案治喪還其柩大夏為文弔之

王雲鳳字應韶號虎谷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初為禮部主客司主事清忠效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謗其矯激久亦自息憲宗弗豫禮部沿舊典舉齋醮先生言於禮

部尚書周公洪範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爲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于天三日而不克用弘治庚戌士魯番貢獅子先生商於司郎中欲却之不從遂袖藁以見於部侍郎周公經尚書耿公裕皆然之司郎中怒乃又婉曲與語疏入得允天下傳爲盛事年十一歲時與人立適妓女過之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赴人宴先生知之後以扇還擲之地二十年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却之曰烏用是炫耀爲哉衆嘆爲不可及行以聖賢爲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敬便與天道不相似

屈公直字通伸華陰人成化甲辰進士甫釋褐以內艱歸適歲大飢絕粮推官賑華陰公謁推官乞賑推官曰三邀公同食次日公辭曰使君法官日訊罪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曰子家貧甚賑濟能幾何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戍邊數數邀子來故示知厚彼必求援吾釋之必厚謝子耳公曰在使君高義則可直則進身之初也當清白自勵振公道不受賂後罪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哉推官嘆服謝及爲刑部

員外郎時同鄉韓公邦奇侍其父蓮峯公以福建副使入覲駐通州邸令韓公訊公時蓮峯公與公新結男女之好公留食出一生韮一品湯粟數盂韓公飽食之公曰子飢甚也韓公曰尊公以古人自處亦以古人待邦奇不敢不飽也明日韓公反命蓮峯公方與同覲者參政陳公奕韓公言陝西有人矣屈秋官不負門牆蓋公蓮峯公授經生也因言留食事時韓公年十七耳陳公以手執卷熟視韓公謂蓮峯公曰怪在此子顏子之志若他兒必恨其簡矣及爲浙江按察時某御史爲歸安知縣民告言知縣科斂至萬金公按治之知縣懷白金三百兩餽公求解公叱却之按治甚急而公適陞河南知縣遂得解後知縣爲御史起復赴京公正巡撫漕運淮安御史謁公於漕府執屬官禮甚恭公留宴談及浙事偶忘其爲某御史也因言直平未嘗分毫苟取如浙屬一知縣餽金求解贓事當時叱出及今猶耿耿不知其人何若也某御史色沮愈恭公怪之及罷會諦思之則某御史也公大悔恨無及矣及某御史至京而瑾當國時科道皆嘗謁瑾惟某御史始入道於瑾無染故得

肆意傾擠不特公一人也倡言爲瑾鄉人衆雖知公枉然畏某御史莫敢言公致仕

弘治改元召馬端肅公文升爲左都御史上耕籍田公與行九推禮時教坊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公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卽黜去之爲吏部尚書嘗大計京僚而給事中吳舜玉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由至議察文升曰吾安可市名廢天子法悉署去之人亦無間言

劉文靖公健在內閣與馬文升許□焦芳李燧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爲阿比信陽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公曰此人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私鄉故惟公一人

陳清字廉夫益都人弘治間進士以工部尚書致仕孫策以廕當補官時冢宰淸同年友也親友請爲策致書公正色拒之

劉忠宣公大夏于弘治十八年春朝覲畢上召公與戴公珊賜白金各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迎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恐公卿知之且懷愧懼公被逮時故人賂遺皆謝絕至肅州貧無所資藩臬諸司畏閹璫不敢館穀三學生徒相繼食之公預作壽藏於東山之陽曰予嘗見士大夫家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補作行業以志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以承祖宗世澤竊科甲一官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乞譽言以誤名筆綴可欺人獨不自愧於泉下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言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公嘗曰居官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不但當戒利亦當戒名

澹然陳公敬宗以南京祭酒九載考績之京時中貴柄國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欲收門下適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公達其意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

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時謁謝矣中貴乃遣人致采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之而遣還其禮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泰和王公直時爲天官欲以陳公澹然爲少司寇使客問公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陳起揖曰某托公爲知己豈有與天下英才終日講道論學而顧以桎梏之徒見我哉王公頓服卒寢之前輩風節岩岩如此

楊果字實夫興化縣人弘治壬戌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南京戶部右侍郎常曰予自視實多曠廢惟不識瑾寧彬三凶差可免愧耳

毛文簡公澄爲侍讀日居憂巨室有被誣者當道將奏沒其其產初求救於公弗許既而廉其罪不至此邂逅爲直之其人報以數百金公盡却去曰吾公道人安能以賄爲爾後耶

王德明字宗周清宛人性嚴行方弘治甲子年踰冠舉鄉試正德戊辰進士選封丘知縣是時中官奴廖鵬附劉瑾威橫于河內民遭荼毒自

三司以下受鵬頤使欲黨君爲助君弗許上司故困君以難平之訟皆
理丁卯鵬子鎧冒祥符籍入試餘姚孫清失官依鵬爲代筆御史輩將
魁鎧君發其奸猶列上第踰年給事中陳鼎劾鎧冒籍除名君以賢調
嘉善後至僉都御史
劉文肅公忠年六十告老徜徉山水笑傲怡情嘗自撰墓誌進子元嗣
而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墓祭贈謚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
一於是吾不汝子矣或曰公筮仕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
爲不書公對之曰予雖以文翰著述爲銜其所職則啓沃輔導有關於
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拔焉書之徒以自愧也公孤隆階而居
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
昂以爲直立之地不卽去則大愧日集士夫淸議幷以先所有者而奪
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車馬游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意
若未絕意於世者蓋游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居
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敢有恤典與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

虛名此予平日所深耻也今若是使予昭昭累思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魂矣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爲耳今附諸石者俾來世子孫皆當嘆予不負以副其所無負者

呂涇野家居絕非義之餽剫請托之跡門庭蕭然無異寒素有交游爲權貴餽托以三百金求公文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相視如鳥獸交游慚而退及起爲南太常時內閣張羅峯再起道出南都大臣多迎候公獨不往時羅峯甥王激亦任南京來與結好公禮接之外無交言羅峯欲以辱去公不果公爲禮侍時霍公渭崖得尙書適羅峯病歸卒霍約同祭徵公祭文公不可霍乃疏羅峯十善于公公答以書曰公才如此尙不附私黨則變而爲正人矣霍銜之

許襄毅改吏部尙書工侍某同公里閈托閹嘗求改吏部公對衆面語之曰公年尙未秩已不卑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托斯人以求速化乎瑾銜公日遂甚矯詔勒令致仕

牟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事八閹竊政逐大學士劉文靖削韓

忠定司徒秩諫臣劉茝戴銑以下凡數十人俱詔獄斌輕刑奠居曲爲
申救御史任諾愬諸寮上奏署其名彼實他出斌曰古人耻不與黨人
公乃爲忠而悔邪劉瑾令斌覆奏削去銑奏首權閹字斌謂其寮曰存
此則諸公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鄉以失原奏被害吾儕宜自爲計奏
入瑾怒又偵知誣言官實遂廷杖斌垂死瑾誅斌復在鎮撫知府劉祥
與横閹相論奏閹賂張雄令曲歸劉祥并賂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
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循舊事官贖三百金斌指其存者
二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及此矣斌卑屋敝衣再遭禍
怡怡若分然

正德中河南鎮守廖太監姪愷入河南鄉試監臨以下皆取之監試僉
事張公璁執不肯監臨與二司計出張僉事於外愷遂中式及宴張令
撤出愷席不容愷與宴二司固勸之張知不可爭拂衣出不與宴

韓公邦靖字某韓公邦奇弟也正德戊辰進士嘗爲虞衡部檄監收十
庫時宦勢正熾大廢舊典部官往下吏視之公至庫羣宦不爲禮乃自

取坐席羣宦不平紿曰部尚書至起撤坐公詰之答曰部官故事無前席者然止一飯無預庫事也公曰然則我當回耳答曰當署案公曰部官無預庫事者安得復署案羣宦不得已卒如舊禮旣而又撤監收黑窰廠廠亦宦者主之廠弊尤甚公至廠數日羣宦款以厚燕而不言公事公曰可臨事矣乃身自視稱羣宦笑曰部官領數奈何瑣瑣如此吾輩厚費而來此欲何爲公弗顧羣宦始動以禍福次誘以情禮終不移又差浙江南關時鎭守劉太監者谷大用黨也多權術榮辱生於造次浙之百司皆倚事之故事每抽分歲聽屬客路千金公一無所聽劉始怒而終信之後有幸宦來浙將索之分司劉曰某願代奉勿求韓主事也

少卿王公宗哲嘗爲刑部主事以讀劉瑾要詞慷慨亢朗太宰楊邃庵超陞鴻臚少卿邃庵方以折節越用招士出其門士亦樂附宗哲僅隨衆投名狀迄宰遂去位未嘗登其私堂交語

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家蒲伏叩頭如廷謝瑾兄死百官

往哭必四拜以序班籍名驗至否歐陽公重獨違衆不一往瑾亦不能加害公爲人眉目皎晳温美望之如羽人處子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顧望而寒心者嘗曰先民有言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某所以終身者也後官至僉都御史近日陸公平泉爲禮部尚書時江陵故相執政後江陵不丁父喪平泉公亦不遣弔

王大司徒佐正德中以太常少卿丁憂服闋至京師留逾年不得調相知者諷公具禮幣往謁執政公應曰諾實未嘗往又趣之行且令一額施公公從之明日公過執政門不入而去相知者佯問曰執政云何公曰執政意無他也因具言其狀爲之一笑改順天府丞

王公蓉字國秀慈谿人正德甲戌進士嘗爲華亭令凡庠士以事請謁必須先揭題可而後問所以迄公治士風一變云

馬西玄知澤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侵暴民利公乃因事徵其左右不法數人爲科條告誡其暴乃止又王嘗以書來請私好公答使

者去卽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人將某公乃率使者至
櫝前啓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能低昂狥情乎後事不
更來陸川葛令受賄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御史者以
親故爲解甚力不聽竟置于法威聲振於郡中世宗卽位錄前諫者忠
召爲翰林澤人攀泣送之前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
德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

張治字文邦茶陵人正德庚辰進士歷官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諡
文毅嘉靖二十年爲吏部右侍郎惡人趨競有京朝鮮服行持所業文
求正門下且甘詞中欵公正色戒之曰國家造士以明經致用乃至規
唐污人之詩耶其人愧沮

唐漁石龍巡按江西值逆濠之後民物凋耗懇諭諸司務在協恭經理
疏起蔡完充主白鹿書院作興敎化先是乙卯變作江西遂輟鄉試公
至值嘉靖初元復當試期乃上疏倍增舉人名數獲俞旨或語之曰今
科倍解額皆公賜也公宜自收遺才以値桃李毋爲督學者所專可乎

公正色答之曰督學之官國初未有以致士無專師正統間黃福建議始設此官授以璽書令御史藩臬勿侵越正以明職掌也後之官此者畏御史刺劾事權暫移無復璽書之意若是則督學之任即付之御史足矣又安用專官爲也矧御史監臨將入場又可自爲此乎言者愧服

是年中式舉人壹百九十名至公具愼江右至今頌之

丹徒靳文禧公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文禧公卒比老有司以其孫爲分宜客默有所授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儀曹郎與靳有婣因爲之地尙書吳公山曰以節旌制也第今令甲所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皆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乎文禧公身爲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奈何復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文禧公在地下恐非所樂聞也固執寢之而儀曹郎固以請且拉同署諸郎固以請公曰往年都督孫堪護母喪還浙道卒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爲孝子而其猶子爲之請予謂禮毀不滅性汝伯宜爲母死則汝父不宜獨存何忍重伯以輕父也且已都

督榮矣又欲專孝子名不亦難乎矧滅性非孝也事遂止乃今何以瀆
靳夫人也會當赴直入西苑與華亭徐文貞公遇華亭公亦以爲言公
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華亭公語塞自是覘公意不復與
之言事又金壇曹編修大章者以病痿其一足艱于行會有册封差遣
曹請之於公公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者曹陰有所挾遽曰三閣下業
許之矣公曰此職掌在禮部吾知而使之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是不
智也即三閣下安能強予以篤疾人爲王國持節乎先生止矣曹大慚
起而對曰公曉人不當如是遂拂衣出而會稽朱修撰以曹不行自詣
公請行而不及次公曰得無少陵乎朱以省母對公阻之曰既以母故
孝莫大焉何不請損半年俸以假歸爲名乎又無損於後日敘遷也朱
曰諾遂辭不行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部尚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吳
公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之其見憚如此時吏侍郭公
某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上諭分宜曰郭公淹矣得非以撰直之
故遲之乎舊時有四閣臣否意將用大宗伯吳公山入閣以郭公代爲

禮書也外廷頗喧傳其事公之子聞其事詣西直告公曰今上意雖如此亦須赴分宜許一揖以示干之之意今恩自彼出也公斥之曰兒不解事豈以閣老可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分宜遂密沮之公自是無大拜之望矣公爲禮書世廟久居西苑宮常召公入西苑撰直或經旬累月不出上恐妨誤部事有旨令兩侍郎輪日進部升堂知印詣西苑請印印已仍送入西苑忽一日西苑請印不發司官問故吳公變色曰吾寧負同僚不敢負朝廷部印豈可用之私室者乎今滿京城皆禮部僞劄此何來也一劄重者貨十金輕亦數金或其家人爲之乃亂政甚矣亦謂之同寅協恭哉自是兩侍郎以不發印故揣公已得其陰事而又以被旨不敢不進部第畫公庭放牌而已大爲慚沮公性簡執疾惡太嚴而兩侍郎所爲多啣其意遂成嫌隙

顧司寇應祥爲尚書非久而給事中有論及公者蓋公自外入時同年分宜公持國秉凡自外入者悉歸恩政府而執禮之卑甚於門生公自以同年耆舊不爲加禮亦絕不與黨分宜公嗛之乃以其旨授給事中

固分宜公里人也然撫公過不得乃得鼻瘦不宜禁近調南刑部立朝僅百日耳然公未嘗少歛望往嘗江西三佐省試號知人得士而貴溪公實公所舉士及貴溪通顯至相終不言世廟時嘗以香葉巾賜貴溪分宜令與陶仲文等諸羽流共事分宜奉命唯謹貴溪獨不受上怒罷歸此時已有殺之之心矣及再起仍位分宜上分宜嫉之媒孽其短竟坐復套而死若文愍者雖失于見幾然亦得于持正者矣

袁公胥臺弱冠掇巍科讀中秘書途遇永嘉不肯避騎出爲兵曹郎會部中火永嘉以夙憾逮置詔獄論死永嘉去改戍尋起用稍遷粵西學憲先是韓襄毅公開府兩廣藩臬皆庭參遂沿爲故事公至先令典謁者稟白非長揖不可時張半洲爲政怒弗許公竟不見而去

林東城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黠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趙趙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之則其人也

魏恭簡公以河南提學轉大理少卿冢宰桂文襄公實推轂之凡封事

質正多爲之創草明年轉國子祭酒例謁相國踧踖隅坐公上坐自如相國蓋嗛之及充經筵相國滋不悅故事講章先裁於相國不贊一詞而愈益嗛之俄改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致政歸薦者無虛歲雖冢宰聞問不答舉主費文憲公再入相期吳門不赴卒乃候其喪惟當有司咨諏則條畫吳中便宜於賑飢水利拳拳焉

陸公粲既罷歸慰薦之剡積可十百而公絕不通燕中貴人問當其論劾張桂時中嘗訾及分宜氏更分宜貴用事重於二人其修隙又倍之公以故卒不用霍公韜故與公有隙久之頗自悔恨前事嘗薦十餘賢者而公與焉又使人鄭重通殷勤公不許曰天下事詭爲君敗而何汚我也霍公亦不以望公人兩賢之

陶公承學嘗爲南京禮部尚書會刑部尚書吳公百朋請老寓書政府舉公自代時相亦深注意焉或以告公曰姑遲遲行當即留此也公聞之遂速發是時楚相方有不持父服之事疑天下皆謗己尤疑正人慮或反戈向之其楚客入相幕者以相素厚公特忌之甚公行後遂中以

浸潤若云陰爲諸横議者主相以已注向頗切怪公不伸私款方狐疑聞其言遂信又南給事中傳某者楚人也挾相勢自恣相亦托以耳目也傾南都折節之候其盈於朝或拒勿不爲加禮公攝工部傳受傷人數金爲請在禮部治虎賁沈鉞罪傳又爲乞命皆不聽傳不堪遂譖公于相曰每事輒爲異議會劾諸司經費諸逢時相意者爭爲相減冀博尚儉名新官至或不設席第利攜盒聚飲公意非之上疏言臣禮官也惜費失禮不可請益之時相不喜蓋以傳言爲然京察先一年冬傳以考績至京見楚相益短公商大理爲政者公姻家也時爲御史凡京察後臺諫例有糾拾疏所事輒用赫蹏書之名曰訪單至期各出單共訐之傳過商公出一單袖中則公銜名也撫有數事曰得諸南中意若挾商者商知其意不應瞠而已是時楚相勢已成臺諫疏不請不敢上辛巳春諸公往見相出應劾者姓名則無陶某或對曰陶公性德素聞相曰今九卿孰非清者應者曰難對置辭耳數日內自上陳疏當來也以旨罷之何如相厲聲曰吾不能待因出赫蹏曰第牓入卽前傳袖中單

也公遂致政而歸之

屠公應峻字文升平湖人嘉靖丙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閣臣務紛更制典庶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肯謁諸閣臣出又不避騎遂奏出諸吉士悉改部寺等官公拜刑部主事戊子歲天子命京朝官主各省試公奉命校文江西時閣大臣有屬其三子者曰即第當重貴君公唯唯退而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岩穴之士得以自見若苟徇私安用選試爲於是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酖進者辭不受覆地地墳覺曰寧墳無亂卒無所私事竣還報閣臣怒曰屠主事侮予其以我力不能令若遠戍乎而閣大臣竟以事罷去嘉靖己亥春宮初建慎簡僚寀而諸臣幸有渥恩覬爲宮僚者甚衆於是給事中御史概論宮僚公亦在論中章一再上所論十八人者皆罷有旨獨留公或謂公曰天子方知君誠以此時奏賦頌必得近幸公喟然曰蒙恩待以不誅雖損軀暴骸無以自効乃欲乘機邀進耶公素修謹横被口語頗懷不平且恥不自表見遂抗疏乞歸曰臣有犬馬疾願放還田里倘不即死敢忘

所以報陛下者疏三上得請歸時有刑部趙尙書者乃費閣老同年也趙每謁費名刺書年晩生公曰趙老眞神童問何故公云費鵝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者今渠稱年晩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在當時作見猶識笑之是後則不以爲異矣

岑公萬字體一順德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使萬壽節御史曾佩拜于上萬引却之曰拜下之禮按臣何獨不然御史銜之諭諭廣西參政還按察使靖江王不得於母作慈母不慈記譏藩臬命伶人歌焉萬遽起曰此非臣等所忍聞也以子讎母於法不孝一日上聞以此督過於王奈何王悚然立命焚其書母子遂權好如初遷河南右布政前御史仍不解嗾言萬老致仕年甫踰艾云耳

劉采字汝質號安峯麻城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尙書諡端簡公之初釋褐也時永康公持國秉權寵甚盛縉紳多紆意附之以公會試所拔高等時嚮意公公故不肯違衆一謁其年臺省多更置徵選新進士除補鄉人居銓司者計公才望必在選中預私公以市己德公

謝之竟不赴選鄉人因銜公擠之外補守宿州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初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祟其縣中豪舞訟者欲以覘公敎其父持一紙倉卒訟祟鬼於公公徐收其紙日旦夕驀易草移城隍所明日祟來謂女曰何至是我且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月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臺使者行縣饌羹偶垢墨使者疑有毒公馳往取羹對使者立啜盡一器使者悟爲起謝

唐荊川公始以宮僚言事創籍家居海內有景星慶雲之望繼倭夷亂江南趙文華薦之朝起南兵部郎轉北至京朝士無論識不識皆往候之惟工部吳公遵晦獨不往人問之遵晦笑曰我之大賢與荊川自能候我我之不賢與即一候荊川豈能以賢分我諸公何不憚煩也已而荊川果因應酬大勞闔門謝客客至常不得相見及答拜自九卿外庶官惟翰林科道吏部而已諸不能一遍及而先是不憚煩者皆自愧焉

劉公仁宅質直沈毅不事矯飾述職時楊文定公在內閣同鄉者皆往

見贄奉甚厚文定弗悅公獨後往且不用禮贄甚見加獎

趙公孔昭字子潛邢臺人嘗巡按浙江司棘試時趙司空文華有一子應試乃謬瞻公而要之曰老悖甿犢奈何公陽爲不悟者入棘約束諸僚寀曰司空謂我矣毋得與寒士爭進罷其卷弗錄司空恚甚然莫能報也

李公遷之總制兩廣也前後所捕誅倭及劇盜數十大勝不肯報捷或謂公胡不報冀得一勇爵以貽子孫公謝曰上威德與諸將士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何可復侵介士路耶會同年新鄭公以首輔兼太宰故嘗購封公而公却之以公爲慢己及其壽六諸侯之幣亡弗重者公獨以尺書挾兩吳絁進乃置之地而唾曰豈書生酸而至是第用我買名耳以故於公功多所裁削公弗顧

劉光濟嘗爲吏部左侍郎時尚書楊襄毅公以疾歸而代者張公瀚未至公署部事慨然以登進賢哲爲己任典選公平考覈精審他諸子請一切謝絕諸曹郎皆得伸所守然不自峻崖岸退食之暇往往在諸戚

執欽讋加居平獨不及私亦不敢以私進者

陳珊字鳴仲其先廬陵人附籍銅仁舉嘉靖庚子貴州鄉試第二癸丑進士授行人以忤分宜故官齟齬不達終袁州府同知嘗銘其座右曰士大夫能以居鄉之心居官天下必無寃民能以居官之心居鄉天下必無請托人以爲名言

史朝宜字直之號方齋晉江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右布政嘗爲瓊州知府時公以嶺海總憲受計當事者以公爲卓異於是元輔張江陵氏欲收士望遂做宋蔡京招楊龜山近石亨延吳與弼例屬司銓者擢公爲楚藩右轄公曰士各行所志耳毅然履任公睹江陵規局槪以刑名慘刻道不同也尋遵例呈撫臺爲請歸休則有謂曰公家雖貧而楚帑所掌握也惟時時致慇勤意卽當交代余矣公退曰是盜國營私非吾所能也復以休請則復曰渠借重公也來歲大比只爲再拔一令公子卽六卿之長惟公所欲耳公退曰是欺君枉法非吾所能也乃自馳使特疏再疏司銓者覆請得旨回籍調理晉江尹樂公守瓊郡憲海南時

門生也梁時時効恭公第公誦宛丘默示感意惟以清愼勤三事諄諄期之而已竟無一語及身世事卽梁有致私厚意但幾見其顏色遂以他辭拒之竟不可得以私抵也

林士章字德斐號璧東漳浦人嘉靖己未廷試第三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爲禮部右侍郎日會相國居憂廷中諸公連名疏保關西馬公爲大宗伯公及太倉王公爲佐相顧慨然以爲典禮之司倫紀所係當爲名教守之遂不列名相聞而嗛忍未有以發也已而馬公入閣王公以告去而公所與同事多不相謀時以職謁相遇公落落無所唯阿而與它僚甚昵識者以是重公而言者矙其形似以是覘公卽又無可中也乃摭拾里人細事傳入白簡賴上聖明不遽爲重而太學諸生至羣詬言者之門謂林先生品第何等而銜骨反之不有天道耶時公去國學已數年其風聲所激士猶如此而歸志因決矣

秦宗伯鳴雷爲南京尚書先是太醫院欽天監四夷館等員每歲屬禮部考核黜陟因之然多請要人關說不如意則媒孽生謗故掌院者多

寢閣不行公獨爲鎖部嚴試之畢卽率僚屬校閱不踰時而案成中外翕然無容訾議

楊俊民字伯章號本菴蒲州人襄毅公博之子嘉靖壬戌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戶部尚書嘗調禮部歷主客郎有詔賜戚里黃門趣公宣給公曰此內賜也宜於迎和頒之非禮官所得與上聞之是其言

海忠介公瑞既沒瓊有司欲立專祠祀之尙未卜地後瓊州地震官民房舍傾盡獨城隍神像儼然露坐如故忽一日首墜地若刀劈者原是木偶廟祀以鐵皮聯之次早仍墜焉得非天以斯神不能禦災捍患故易之耶於是視篆者請建公祠于城隍廟遺址蓋卜數處皆不吉而此地獨吉也先是瓊之士民競言城隍之神今爲海忠介此其徵乎公生爲正人沒爲明神此理之常又何奇焉

梁承學字師顏聊城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陝西副使初登第有同姓中官方貴用事請與序族公正色曰吾誠不知系所從出顧安得妄附人以邀寵澤謝弗與通座主少保殷公聞而重之

許文穆公國方在館局甚爲江陵公所器重江陵父病朝紳驟禱公獨不往尋以奪情留任衆或露章攻之公特削牘藏袖中詣其第密勸以行服即見忤終不以其故告人也

趙大司寇錦當江陵相國欲引公爲助而公挺然無所依阿時或風議朝政得失語稍侵江陵江陵銜之陰令所厚劾公公遂致仕江陵卒上用廷臣交薦起公南吏部尚書尋召入爲左都御史掌院事公之再出也聲望愈崇朝士皆矚聽詞色以爲步趨而公亦自以綱紀重地不可以三尺狥人垂紳正笏侃侃不回丰采有加焉江陵敗後楚黨坐斥殆盡諸御史攻楚黨者氣益盛引繩批根抨擊不止謂今日去某明日去某某當爲元輔某當爲太宰好事者囂然和之客有趨賀公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即太宰矣公諤然曰是何言也大臣由廷推取宸斷奈何小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權其人品事業不宜概事詆毀乞詔起大臣出視事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於是諸大臣得安其位而紛紛者漸止公之力也當是時令公有幾微顧望意稍一

左袒太宰可得然公豈以彼易此哉

江陵相之奪情也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疏詆之禍且不測時王文肅公爲詹事掌院率詞林諸臣緩頰江陵所語半江陵投袂入公前引裾畢其詞詞頗峻江陵固心嗛公兩人杖闕下公持之慟厚爲饒贐送之郊江陵請三月假歸治喪未滿期而陽城太宰要諸司請亟召還疏旣入使吏持牘視公請署公擲筆不署曰此詔也而妄污人叱吏去江陵聞益嗛公公遂以省親乞歸謁辭江陵有諷語江陵爲之變色久之臺省兩人阿意論公以曇陽事同官申文定公持其章擬報聞江陵亦迫公議未有以難也當是時公召大重論者以擬洛中司馬

兩淮徐鹺臺圖怒某運判忤己乃以賦私狼籍參之綦直指才代徐乃行提問時平山吳公秀憲副守維揚力雪其冤疏上大中丞漸菴李公世達請左遷徐而紀錄憲副上從之是役也微吳公孰肯矯上官之非微綦公孰肯彰同列之短微李公又孰肯黜內臺之官而嘉外郡之守哉一時聞之無不大快而憲副竟以此得罪亦足以明任事任怨者之

難矣

崑嵓鄭公汝璧嘗爲驗封司半年姑爲陸沉狀亦陰有所推轂丁丑大計外吏則矢心以黜不肖有一二犯公議者其人方走首揆門下蹤跡甚暱自謂立至開府閭巷亦閧然謂然榜出竟俱黜聞者且駭且快且服又有一賢者時相銜之必欲黜公力持再三未能得時冬月已行盡會有巨寇自其境發覺旨下削籍次日公往見則曰某者昨已處矣若謂我亦能與奪無佚汝也考功例入春闈分校而江陵長君方入試與公同經公竣事即移疾則以驗封員外郎徐公元太代長君果在徐房不第乃大怒公曰渠避不就他人安肯中我踰月轉文選履任日即題推典史故給事趙公參魯以推官超擢福建提學僉事同署皆謂陟大奇乃公作用固如此公嘗謂事機不可失一見端即當斷行之稍遲恐生他說人謂天下才自足供天下用持秉者未能無私然慎勿以有私待之參伍事勢以資與才與地相提衡焉私無所容矣果其人宜私無害也慎無逢迎顧逆鱗亦當避因指科場事云此亦一逆鱗江陵有私

人在留都其人急欲入都資亦適及而公力持之是時江陵當軸五年諸隙未開自謂無絲毫玷缺以正論格之方且欲攘善曰此乃我意是以公在選司稍得行其志所推舉悉合士評至此江陵不奔喪而大防始決裂矣公力裁抑楚人所求多不遂彼黨恨公刻骨云此自我戶內短長何容爾外人持之由此無由生隙故默然相安至此則籍籍談公短矣相公雖外弗能堪然自謂己所獨拔恐見短於彼短又恐盛摧之名反歸公故但貶公俸猶委以選事踰年仍陟公太常少卿然不數日卽謫外遷已潰不得復留也

金谿吳瑹山悌初令宣城門無私謁出言約而重溫而理靜而不可易一日以縣歲額輸于郡庫官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公主郡守左庫官譤兒白郡守増之公曰已有郡守睨視曰尚無公曰職立正視故有守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宣城豪斂手不敢犯召爲御史夏公當國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褰裳而覩者公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公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衆皆默然

朱賢字汝賢嘉善人以貢爲揚州學正有刑部郎蕭君者嘗從翁受經以讞獄行部嘉善先期馳吏介書幣於翁書辭娓娓將欲有所爲翁嘆而置之郡大姓坐法論死未報布耳目於翁所得其狀乃行數百金求未減翁怒曰不佞雖僅辱一命風化係焉而子乃輕點我指其楣此吾王父所以志也翁之王父嘗以清白扁其堂故云自是蕭君行部再謁翁雖與之飲色益莊竟不能有所問而別

吳封君玉字尙璞宜興人故少宗伯文靖公儼之父也以貢嘗爲戶部員外監鈔淮安其子紳與鄉人糴粟過其地冀免舟算公曰使我以私恩免官稅人將誰責令如數輸之鄉人有督造軍舟者官廨相望公薄其爲人每燕會多不預奉使湖廣便道過家將及門聞從子芳論鄰人盜粟者命釋之不從怒即旋舟北上京邸與文靖居隣諸翰林爲文字飲或劇談爲笑樂聞公至輒飲而不譁

喬公恕按江西方嚴能斷省府畏之禮詔言甘時張公廷賓爲江西按察使將衣豸見或勸其更他服公曰此吾命服也如面君又何如耶每

與御史論事更端則起請已坐盡辭御史不悅同官伺公間道御史意公曰禮貴于盡吾亦嘗爲御史爲臬司更三省矣禮如是可也可足恭求說哉御史他日以事笞掠省吏或以咎公公曰吏自有罪且吾一人耳目有限能保其不敗法耶布政林某謁御史趨公遽止之曰奈何以藩長而效驛官也久之御史薄林而賢公既薦于朝每言必稱之

尹進嘗爲河南僉事有巡撫官欲薦公數言公于藩臬間有謂公者公愀然曰使某可薦則某不得與聞不可則不必言也

陳公鎬金陵人嘗爲山東提學副使時以校士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而無箸恐公怒責而公則略不爲意或請啓門外索箸諸庖人乃削柳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果數枚而已

陳震字起東長洲人少穎異數歲屬對警絕時目爲奇童弱冠領鄉薦知江山縣卒震爲人類簡率而清愼不苟作官三十年家猶赤貧先是震嘗受知於郡守朱勝震後考浙江鄉試其子懷金投之震峻拒不與見

劉天民字養逹痲城人以歲貢授新淦司訓會督學校士門人有以其子相托者適督學委天民品隲偶錄之門人餉以金帛天民叱還有四不可受之說人以伯起四知方之

黃學諭傑嘗爲痲城訓導周元孝嘗出先生門者元孝爲福建提學鄉人士相率屬元孝當優遇先生及元孝之校士於泉也敬謁先生猶儼然以師道臨之更不一語及私元孝以此益欽重之

忠愛

前言

余肅敏子俊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卽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愼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云

往行

常遇春字□□懷遠人封鄂國公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高皇帝所任將帥其最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逹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既

責而驕有所不有闕文官吏問有無儲積民得不流離餓死否其愛國愛民如此

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爲不可云是非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楊文貞公正統初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倚闌獨立或月下徘徊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

夏布政寅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待留心當世開朝廷

政令善喜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懌終日

戴公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左都御史諡恭簡成化朝上知公清愼每延宣召奏對或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溫詔勉留命醫湯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舍朕先歸華容以上語告公公泣曰吾不得還家矣一日上使中使諭曰既不肯留君臣之情獨不可一面辭乎公扶病入辭上見公羸弱曰卿眞病也賜茶珊叩頭辭上因泣下曰與卿長別矣珊復叩頭曰臣不去也上揮涕曰却不好數月公遂卒於京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章文懿公身雖家食志存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忻然喜否

則愀然弗寧夜不露天焚香默以國泰民安親賢遠姦爲禱

呂少宗伯柟在計偕日會孝廟賓天公與同志哭臨聲出淚下通國異而譁之弗變孫行人汝公服衰哭拜弔者爲南京祭酒日會九卿謁孝陵著慘淡衣同寮曰盍著緋公曰上陵望墓生哀服慘爲是衆從之

嘉靖中雲中變作寇公涂水時理部事已成痰疾不起憂國之心甚切遂力疾上疏極言叛軍稔惡怙終宜彰天討及分別善惡與懸賞格諸方略上下其議于有司疾殆竟卒

章公極居家葛巾野服社飲農談紛華漠無所動惟聞四方災異或天文失序輒憂形于色

蔡通者府軍衛籍也既老而代每步行匝皇城見其甎石垝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備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苛止之索傭書錢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顧郎中文泰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之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

鬱悒以死當其疏時通數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遺失及遭沮抑輒嘆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爲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少譬之以管窺天天雖少乃其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爲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獨何心哉

恭順

前言

歲癸丑楊繼盛在武選謂嚴嵩當國專權稔禍發其十惡五奸曰君居兵曹以討賊爲職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天下一大賊也卒以危言就戮劉仕義曰念庵知道者也然其害則賢智之過矣昔唐中宗時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朱子綱目書曰殺處士韋月將劉友益書法曰月將退處山林而與聞宮掖之事出位甚矣書處士病之也然則郭公寧能免于朱子之譏乎莊子曰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邵子曰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然則楊子寧能免于越俎之嫌乎大抵君子不貴于死諫貴于有以善其死觀于春秋之書洩冶無褒辭其旨深矣是雖視世之突梯脂韋循默苟容者爲賢然以中道律之寧不深爲君子惜耶

張居正曰趙蓋韓楊之死史以爲漢宣寡恩然四子實有取禍之道蓋坤道貴順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曰爲人臣止于敬也四臣者謂其行能可爲絕異而皆剛傲無禮好氣凌上使人主積不能堪殺身之禍實其自取以伯鯀之才惟傲狠方命雖舜之至德亦不能容况漢宣乎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畢志竭力以濟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己德上之心順也險夷閒劇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揀擇趨避之意順也內有轉移之功而外無匡救之名順也怨讟任之于己美名歸之于上順也功蓋宇宙而下節愈恭順也身都寵極而執卑自牧順也然是道也事明主易事中主難事長君易事幼君難